

中國陵墓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陵墓雕塑全集

2

西
漢

中國陵墓雕塑全集學術顧問及編輯委員會

學術顧問

石興邦（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 研究員）

張道一（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編輯委員會成員

李曉明（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

李星明（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後）

湯池（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教授）

袁仲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名譽館長）

秦文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研究員）

林通雁（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編審 中國陵墓雕塑全集項目負責人）

本
卷

主 編
副 主 編

湯 池
林 通 雁

凡例

一 《中國陵墓雕塑全集》爲《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的組成部分，按照時代分爲八卷。所收作品均以時間先後排序，以便比較清晰地反映它們的發展軌跡和狀況。

二 陵墓雕塑是指爲喪葬而專門製造和設置的雕塑作品。中國古代陵墓雕塑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陵墓地表上的大型儀衛性石雕，以及墓闕、墓碑浮雕；另一類是墓中從葬的土（陶瓷）、木、石、金屬質地的人物俑像，動物、車輿、房屋、傢具模型等，以及墓室壁面上的石刻、磚雕及葬具雕刻。全卷所收的雕塑作品絕大多數屬於這兩類，編排時統籌兼顧它們的不同類型和分佈區域。

三 本卷爲《中國陵墓雕塑全集》第二卷，選錄西漢時期陵墓雕塑代表性作品三百二十餘件，分墓表石雕、石俑、玉雕、木俑、銅俑、陶俑一（長安地區），陶俑二（其他地區）等四個部分。

四 本卷主要内容有三部分：一爲專論，二爲圖版，三爲圖版說明。

專論

西漢陵墓雕塑藝術概述

湯池

中國西漢時期（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五年），上起漢高祖劉邦被封為漢王，下訖更始帝劉玄覆滅，先後歷時二百三十一年。

漢初約七十年的歷史，是社會經濟從凋敝走向恢復和發展的歷史，也是中央集權逐步戰勝地方割據的歷史。高祖初興，在楚漢戰爭中為了爭取同盟軍，共同擊滅項羽，劉邦不得不面對秦亡之後『山東大擾，異姓並起』〔一〕的現實，分封一批異姓諸侯王。到高祖晚年，除長沙、南越、閩越得以繼續存在之外，其餘皆以叛變之罪加以誅滅，正如韓信所言：『狡兔死，良狗烹』〔二〕。劉邦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分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三〕。這些同姓王，有的即山鑄錢，有的圍海曬鹽，經濟實力迅速膨脹；他們廣延賓客，擁兵自重，甚至自為法令，擬於天子。這種尾大不掉之局面，到文帝、景帝時代日趨嚴重。『故文帝採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四〕。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眼看削地之令將及吳國，吳王劉濞聯絡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等國，公開舉兵叛亂，史稱『吳楚七國之亂』，這是地方割據勢力和中央集權之間矛盾的總爆發。由於梁國的堅守和漢將周亞夫所率漢軍的進擊，這場叛亂在三個月內就被平定了。此後，諸王治民補吏之權被剝奪，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局面得到基本解決，中央集權開始走向鞏固。到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從而收到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的目的。武帝時期，王國和侯國數目銳減，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中央集權制得到

進一步鞏固。

『嘗考漢室同姓衆王，高祖昆弟子孫爲王者凡二十國。文帝子孫爲王者凡七國。景帝子孫爲王者凡十七國。武帝子孫王者凡六國。宣帝子爲王者凡四國。元帝子爲王者凡二國。』〔五〕迄今見諸報道已發掘的（個別係遭盜掘）西漢諸侯王及王后陵墓，據不完全统计有四十三座〔六〕，其中西漢前期十五座，西漢中期十九座，西漢晚期九座。這種多寡變化，恰好反映了西漢時期諸侯王由強變弱、由多到少的狀況。

陵墓雕塑是藉以寄托哀思、彰顯權位的古代喪葬禮儀的重要形式。西漢陵墓雕塑之興盛，是西漢時期上層封建統治集團奢侈之風與厚葬觀念的產物。《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塋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今富者綉牆題湊，中者梓棺槨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桐人衣紵綈。』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明令推行『郡國舉孝廉』制度，孝廉一科成爲士大夫仕進的主要途徑，這也助長社會上的厚葬之風，形成『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發屋賣業』〔七〕。

西漢朝廷設有專門機構與官吏，負責陵園地上地下所需物品的製造，從而爲保證西漢陵墓雕塑的高質量，創造了有利條件。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作爲西漢九卿之一的少府，其屬官有『左、右司空……東園匠』等十七官令丞。顏師古注曰：『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也。』陪葬茂陵的霍去病墓，伴隨石人、石馬出土的，有篆書『左司空』石刻三品，陳直先生早已指出『左司空兼造石刻工藝』〔八〕。

西漢陵墓雕塑在表飾墳壟的大型石刻、小型玉石雕刻、木俑、青銅雕塑、陶俑等諸多領域，都取得彪炳史冊的巨大成就，現分類概述如下。

一 表飾墳壟的大型石刻

中國的大型陵墓石刻，肇始於秦漢時期。唐人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羊虎』條云：『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則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儀衛耳。』據《西京雜記》《三輔黃圖》等古籍記載〔九〕，坐落在西安市周至的西漢離宮五柞宮青梧觀內，有兩件『頭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其脅部刻銘表明，它們原是秦始皇驪山墓上之物，可惜今已不知其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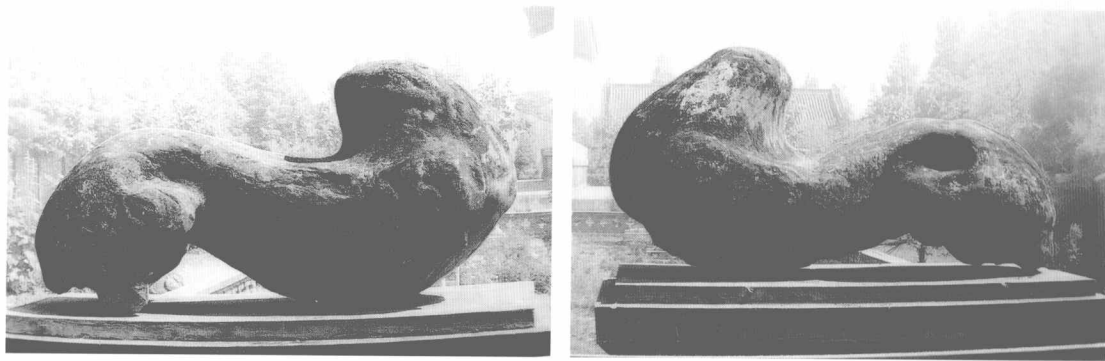
圖一 原在西安長安常家莊、後移至長安草堂寺之西漢昆明池石刻牛郎像



圖二 保存在西安長安斗門鎮內之西漢昆明池石刻織女像



我國現存最古老的大型陵墓石刻，是一九八五年在河北石家莊西北郊小安舍村發現的一對跽坐石人，皆用整塊青石雕刻而成，其一為男像，高一七四厘米；另一為女像，高一六〇厘米〔一〇〕。兩者造型相似，皆為橢圓臉、尖下巴，大眼直鼻小口，男像單眼瞼，女像雙眼瞼；男像頭戴冠幘，女像戴巾帽；脖頸下皆刻有斜領衣紋，腹部皆繫菱格紋腰帶，作雙手撫胸跽坐狀，雕刻技法古樸寫實。那碩大的形體、炯炯的雙目及張嘴欲語的表情，令人過目難忘。其跽坐撫胸姿勢、着斜領衣之服飾及男女石人成對出現的組合方式，與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〇年）昆明池石刻牽牛、織女像（圖一、二）〔一一〕及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男女跽坐石俑〔一二〕頗為相似，而與山東曲阜、四川都江堰、北京豐臺等地出土作站立姿勢的東漢石人明顯不同。石人發現地（小安舍村）東距西漢南越王趙佗先人冢（在趙陵鋪村東）約三公里。據《史記·南越列傳》與《漢書·兩粵傳》記載，呂后稱制五年（公元前一八三年），對南越實行『別異蠻夷，隔絕器物』的錯誤政策，並曾派人掘毀真定趙佗先人冢。漢文帝即位之初（公元前一七九年），對南越改行『懷柔』政策，在委派太中大夫陸賈再度出使南越之前，遣人赴真定修治了趙佗先人冢。鑒於這種歷史背景，發現於小安舍村的這對大型跽坐石人，很可



圖三 陝西城固饒家營漢博望侯張騫墓前
石翼獸（右為西側，左為東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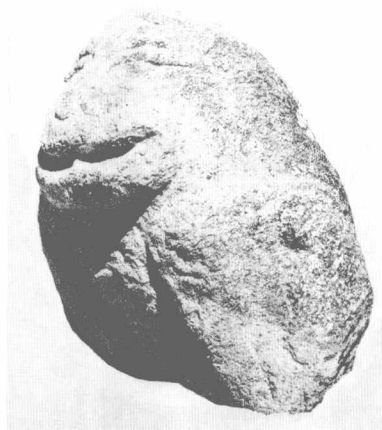
能是吕后派人掘毀趙佗先人冢時，被趙姓族人特意從陵廟中搬遷隱藏而保存下來的；或者是漢文帝派人修治趙佗先人冢時所補刻。其雕刻年代不晚於漢文帝初年，比霍去病墓石刻早半個世紀，在中國古代雕塑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留存至今的第二項大型陵墓石刻，是陝西興平道常村西面的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墓石刻，係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少府屬官『左司空』署內的優秀石匠所雕造。據《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霍去病自幼善騎射，從元朔六年十八歲任驃姚校尉開始，到元狩四年為止的五年之內（公元前一二三年至公元前一九年），六次率軍反擊匈奴侵擾，為解除匈奴對西漢王朝的威脅，打開通往西域的道路，建立了不朽的功勳，深受漢武帝器重，初封冠軍侯，晉封驃騎將軍。這位青年將軍，不幸於元狩六年病逝，年僅二十四歲。噩耗傳出，朝野震悼。漢武帝特地在茂陵東面不遠處，選定霍去病墓址，『為冢象祁連山』，以紀念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在河西戰役中取得的關鍵性勝利。

現存的霍去病墓石刻，包括立馬（或稱馬踏匈奴）、卧馬、躍馬、伏虎、卧象、石蛙、石魚（兩件）、野猪、石蟾、母牛舐犢（或稱怪獸吃羊）、卧牛、石人、人與熊等十四件，另有題銘刻石四件，全部用花崗岩雕成。西漢石刻匠師運用循石造型的藝術手法，將圓雕、浮雕、綫刻等技法巧妙地融會在一起，刻畫形象以恰到好處、足以表現客體特徵為度，決不作自然主義的過多雕鏤，從而加強了作品的整體感和力度感，堪稱『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一〕}的傑出代表。

原置於墓冢前的立馬石刻，是這項紀念碑式羣雕的主體。在這件高一六八厘米、長一九〇厘米的主題雕刻中，作者運用寓意手法，以一匹器宇軒昂、傲然卓立的戰馬來象徵驃騎將軍；以戰馬將侵擾者踏翻在地的典型情節，來贊頌驃騎將軍在抗擊匈奴戰爭中建樹的奇功。那仰面朝天的失敗者，手中握着弓箭，尚未放下武器，這不啻在告誡人們切不可放鬆警惕。這件作品的外輪廓，雕刻得極其準確有力，馬頭到馬背部分，作了大起大落的處理，形象十分醒目；馬

圖四 陝西咸陽石橋鄉引玉村西漢石蹲虎



腹下不作鏤空處理，加強了作品的整體感及厚重感。總之，立馬石刻是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統一的典範，是西漢紀念碑雕刻取得劃時代成就的標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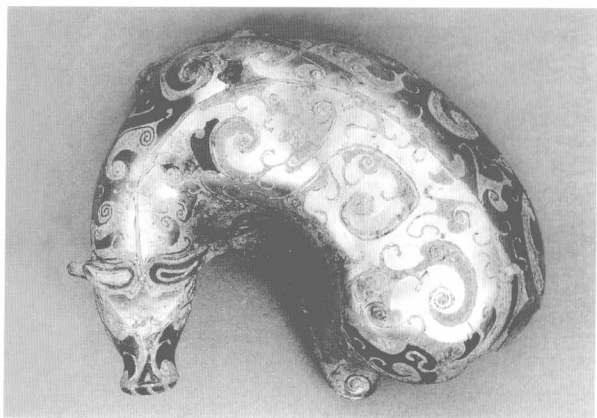
原來置於墓家周圍的石刻野人及各種動物，烘托出霍去病生前戰鬥環境的險惡。舉凡戰馬的雄健機警，小象的溫順可愛，卧牛的憨厚有力，卧虎的兇猛威武，人熊搏鬥的驚心動魄，都雕刻得形神兼備，耐人觀賞。

現存的第三項西漢大型陵墓石刻，是陝西城固饒家營漢博望侯張騫墓前的一對石翼獸（《漢中府志》《城固縣志》及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主編的《中國名勝詞典》，皆稱其為『石虎』），東石獸殘高八一厘米，殘長一七四厘米，胸寬六二厘米；西石獸殘高八九厘米，殘長一八四厘米，胸寬七〇厘米^{〔一四〕}。這對石翼獸大約雕造於西漢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年）以後，雖已嚴重風化，猶存雄健之姿。其昂首挺胸、肩胛生翼^{〔一五〕}、健步邁進的姿態，可視為河南南陽宗資墓及四川雅安高頤墓東漢有翼石獸（通常稱為天祿、辟邪）之祖型，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圖三）。

零星發現的西漢墓冢石刻，有咸陽石橋鄉引玉村出土的石蹲虎（圖四）、山西安邑杜村出土的石走虎^{〔一六〕}等。各地的這類遺存，當與我國古代好在墓前立虎與柏用以驅除魍魎的風俗相關^{〔一七〕}。

二 巧奪天工的小型玉石雕刻

西漢帝陵附近及各地相繼發現的諸侯王墓，通常都有為數眾多的精美玉器出土，例如徐州獅子山楚王墓與廣州象崗南越王墓，出土玉器均達二百多件（套）。其中，圓雕的玉石雕刻藝



圖五 安徽壽縣丘家花園戰國錯銀銅卧牛



圖六 西安西北郊漢長安城遺址出土之西漢銅羽人

術品，最能代表西漢雕刻藝術的新成就。

西漢前期，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鎮席用的石豹鎮〔二八〕，用青灰色大理石雕成，形象取材於漢代貴族馴養的獵豹，脖頸上佩戴着華麗的嵌貝項圈，作睜目注視狀，神態機警威武，雕刻手法十分簡潔凝練；其側首蜷卧樣式，與安徽壽縣丘家花園出土的戰國錯銀銅卧牛（圖五）頗為相似。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玉熊鎮〔二九〕，用青玉雕琢而成，整體呈伏卧狀，其脖頸亦佩戴嵌貝項圈，形體肥碩，耐人觀賞，是西漢實用裝飾雕塑不可多得的佳作。廣州象崗南越王趙昧墓出土的圓雕玉舞人〔三〇〕，舞女頭後之螺髻偏向右側，身穿右衽長袖衣裙，正在扭腰甩袖起舞。從舞女頭頂至彎曲的下肢，貫穿繫綫的小孔，表明它是玉組佩的一個組成部分。整器高、寬僅三·五厘米，其生動舞姿令人過目難忘。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圓雕王公玉人〔三一〕，玉質潔白晶瑩，玉人頭戴繫帶小冠，身着右衽寬袖長衣，作憑几而坐姿態，腰間所繫菱格紋帶與石家莊小安舍村發現的西漢跽坐石人相同。此項作品手法寫實，格調莊重，堪稱小型玉雕人像之佳作。

咸陽北郊新莊漢元帝渭陵附近，一九六六年春出土的羽人騎天馬玉雕（亦稱玉僊人馭天馬）〔三二〕，是西漢晚期玉雕工藝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標志。此作品以圓雕形式雕琢而成，質料為乳白色的羊脂玉。天馬肩胛部位用陰綫刻出飛翼，奔馳在琢有流雲紋的托板上；騎者為羽人，高鼻長臉，雙耳過頂，形貌酷肖西安西北郊漢長安城遺址出土之西漢銅羽人（圖六），其右手握住一株靈芝，左手作握繩狀。顯然，這件巧奪天工的精美玉雕，是按照僊人盜藥、天馬行空的情節構思雕成的，寄寓着西漢統治者祈求長生、幻想昇僊的思想習尚。一九七二年以後，該地又陸續出土玉辟邪、玉鷹、玉熊、玉俑頭等小型圓雕藝術精品〔三三〕，造型簡潔渾厚，皆能小中見大，各具神態。這些玉雕精品的出土地點，在渭陵以北稍西三六〇米處，調查者認為是『陵旁立廟』的宗廟所在〔三四〕；楊寬先生則認為該處是渭陵的寢殿遺址，而玉雕是寢殿中的陳設〔三五〕；劉慶柱、李毓芳則認為從該地所處的位置來看，『應為元帝陵或孝元王皇后陵的

禮制建築。……至於它們屬於寢園還是陵廟，還需進行全面的考古發掘纔能瞭然」〔二六〕。

三生動傳神的木俑

木俑作為一種『象人』明器，興起於俑葬取代人殉的東周時代。《韓非子·顯學》有『象人百萬，不可謂強』之說，足見戰國後期木俑雕刻之盛。西漢時期，木雕偶人車馬更為發達，在湖南、湖北、江蘇、廣東、廣西、四川、陝西、甘肅等省都有比較大宗的發現。由於木雕材質及埋藏環境各不相同，木俑保存狀況差別很大，有的完好如新，有的朽不成形。如據南朝宋謝惠連《祭古冢文·序》所述，公元五世紀初葉，丹陽郡之東府城因挖掘城塹，發現一座豎穴木椁墓，『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各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二七〕。推測這是一座西漢中晚期的木椁墓，距南朝宋約五百年左右，其陪葬木俑已『應手灰滅』，可見其不易保存。

西漢前期木俑，以湖南長沙馬王堆，湖北江陵鳳凰山、雲夢大墳頭，廣東廣州馬鵬崗出土者為代表。馬王堆一號、三號漢墓，共出土木俑二百六十多件，有戴冠男俑、着衣女侍俑、着衣歌舞俑、彩繪樂俑、彩繪立俑、辟邪木俑等六種類型。這批木俑，頭部雕刻得比較精緻，五官部位準確，通過形體之高低，服飾之精粗，姿態及道具之不同，表現等級身份及職司之差別，藝術手法簡練概括，具有藏巧於拙、寓美於樸的藝術魅力〔二八〕。雲夢大墳頭一號西漢前期墓出土的十件木俑，可區分為騎馬俑、立俑、跪俑三種，有的素面，有的施彩繪，其軀體輪廓清晰，臉面保留着刻削的稜綫，尚存戰國楚木俑的古樸遺風；伴出的八匹木馬，也雕刻得生動

別致〔一九〕。江陵紀南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營建於漢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一六七年），出土圓雕木俑四十六件，全部用整木雕出人形及其動態，頭部及服飾則浮雕與彩繪並用，據其形態與職司，可區分為袖手女侍俑、持物女侍俑、持農具奴婢俑、佩劍男俑、騎馬男俑、馭車男俑、趕車男俑、劃船男俑等八個類型。該墓還出土木馬、木牛、木狗等像牲明器，以及木車（軺車、安車、牛車各一輛）、木船等模型〔二〇〕。地望相鄰、年代相近的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出土車仗奴婢木俑二十四件〔二一〕，包括持戟謁者俑、佇立侍女俑、荷鋤農奴俑、執斧工奴俑、駕車木馬及木軺車等，內容豐富，生活氣息濃鬱。鳳凰山漢墓出土的木俑，身材碩長，軀體輪廓極富曲綫變化，衣紋具有質感，彩繪服飾鮮麗典雅，堪稱西漢初期木俑中的佳作。廣州北郊馬鵬崗西漢墓出土木俑八十多件，其中木雕女侍俑七十多件，臉形可大致區分為瓜子臉與橢圓臉兩種，雙手垂拱於腹前，呈攏袖狀，膝部稍向前弓，軀體側視有優美之曲綫，衣裙下擺外展，以求作品重心穩定。該墓還出土木雕騎馬俑、戴盔披甲武士俑及木馬、木獸、木車等明器〔二二〕，是漢初嶺南地區木雕作品的一項重要發現。此外，廣西貴縣羅泊灣西漢早期墓〔二三〕、貴縣風流嶺西漢墓〔二四〕，亦有少量木俑出土。陝西咸陽北塬漢景帝陽陵南區第一七號從葬坑及第二〇號、第二一號從葬坑，均有大量木俑及彩繪木車馬的發現〔二五〕，唯保存狀況欠佳。漢昭帝平陵的從葬坑亦曾發現朱漆木馬、木駝，惜因朽蝕嚴重，無法提取〔二六〕。

西漢中晚期的木俑，以四川綿陽雙包山、湖北光化五座墳、安徽六安雙墩、江蘇泗陽大青墩、邗江胡場、盱眙東陽、連雲港花果山及甘肅武威磨嘴子等地漢墓出土者為代表。綿陽市永興鎮雙包山二號墓為四川省迄今發現最大的西漢中期木椁墓，出土隨葬品以漆木器居多，其中木俑一百二十多件，包括侍立木俑、插立木俑、跽坐木俑、騎馬木俑、經脈漆雕木俑等不同種類，另有木胎漆馬一百匹，木牛三十頭，漆車二十輛〔二七〕。這些木俑的造型，明顯沿襲西漢前期作風，木胎漆馬格調威武雄壯；經脈漆雕木俑，足部稍缺，殘高二八·一厘米，人體比例協調，符合解剖學標準，體表繪有數道代表經脈的紅綫，是中國迄今發現最古老的醫用人體模

圖七 河南南陽醫聖祠出土東漢針灸陶人



型〔三八〕，比河南南陽醫聖祠先前出土的東漢針灸陶人（圖七）〔三九〕約早兩個世紀，具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湖北省光化縣（今老河口市）五座墳構建於漢武帝時期的三號墓，發現隨葬木俑一百多件，木馬、木禽畜亦逾百件，因朽爛過甚，難窺完整形象，僅知木俑可分侍立與跽坐兩種，侍立者又有着長袍不露腳與着短袍露雙腳之區別。有一件舞女俑，頭、臂已缺，其細腰肥裙的軀體造型，與江蘇泗陽大青墩出土的舉臂舞女俑如出一轍。該墓出土木禽畜有雞、牛等形象；木馬之身軀用整木雕成，馬腿單做，馬腹下面有四個榫洞，專供安裝馬腿〔四〇〕。二〇〇六年在安徽六安新發現的雙墩一號漢墓，東墓道兩側之陪葬坑出土木俑、木馬、木車等物；木俑分侍立與跽坐兩種，有的尚存彩繪痕跡，神態各異，造型生動；木馬之頭、身、腿分別製作，拚裝而成。其椁室為『黃腸題湊』結構，出土多件『共府』刻銘銅壺及『六安飢臣』封泥，發掘者推測該墓是西漢六安國始封王共王劉慶的陵墓〔四一〕，卒葬於漢昭帝始元三年（公元前八四年）。

江蘇省北部，是西漢中、晚期木雕工藝最發達、藝術水平最出色的地區。二〇〇二年冬，在江蘇泗陽大青墩，發掘清理了一座大型土坑木椁墓，推測墓主人是西漢中晚期泗水國某代國王。在七百多件出土陪葬品中，木雕作品超過半數，計有木俑三百多件，木馬九十多匹，木雕動物二十餘件，打開了一座西漢木雕藝術的寶庫〔四二〕。這批木俑，按形態可區分為騎馬俑、立俑、伎樂俑、跪坐俑等四類，部分尚存彩繪痕跡。騎馬俑束髮戴冠，雙手握韁，雙腿叉開呈八字形，跨坐在馬背上，格調威武肅穆。立俑分持械俑、抄手俑、步行俑、伎樂俑等，以持械俑居多，其高度在四六厘米至六〇厘米之間，有的持劍執盾，有的持戟，有的執刀，有的持矛，有的持弓箭或弩機，表情威嚴，頗有幾分始封諸侯王權力鼎盛時期的不凡氣度。伎樂俑亦多種多樣，有的細腰肥裙，雙臂上揚，翩翩起舞；有的吹簫，有的撫琴，有的擊鼓；有的表情談諧，有的臉形誇張，成功地渲染出歡樂氣氛。該墓出土的木雕動物，除為數眾多的木馬之外，還有伏虎、卧狗、肥猪、鴿子、鰐、鯢等多種形象，雕刻手法洗練概括，藝術風格生動傳神，



圖八 江蘇盱眙東陽西漢墓木雕刻唱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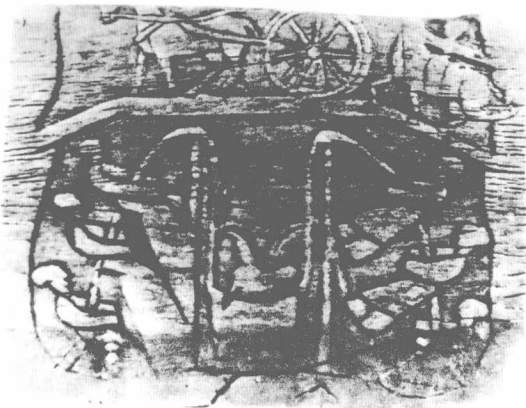
令人過目難忘。

一九八〇年，江蘇連雲港市花果山鄉高高頂一號木椁墓出土一批木俑^{〔四三〕}，其中四件男俑，分拱手男侍俑、持物男侍俑、擁盾武士俑等不同品種；女俑七件，分捧物女侍俑、拱手女侍俑、舞女俑等品種。木俑高度通常為三四·五厘米至四四·五厘米不等，多數用整段荆楸木雕成，擁盾武士俑之盾牌則另行製作，用木釘固定在手上；人像比例勻稱，衣裙或肥胯下擺寬大，作品重心非常穩定，這是連雲港地區西漢晚期木俑造型的顯著特色。邳江縣胡場^{〔四四〕}與盱眙縣東陽^{〔四五〕}兩地漢墓出土的跏趺坐說唱木俑（圖八），喜形於色，笑逐顏開，其藝術風格與泗陽大青墩漢墓出土的伎樂俑十分相似。這一現象表明，地處洪澤湖南北兩岸的漢代廣陵國與泗水國，其文化藝術及喪葬習俗是一致的。值得順便提及的，還有邳江胡場一號墓出土的浮雕建築圖本版畫，盱眙東陽漢墓出土的浮雕歷史故事圖（泗水撈鼎）、樂舞百戲圖及天象圖的木版畫（圖九、一〇），這些畫面浮雕於椁室的壁板與頂板上，與河南、山東等地萌生於西漢時代的畫像石相比較，有異曲同工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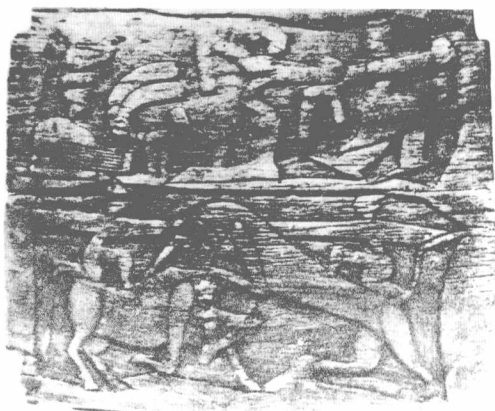
地處河西走廊東段的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羣，曾先後出土近二百件木雕偶人車馬。由於當地降雨量少，土質乾燥，出土木雕質地如新^{〔四六〕}。其中，屬於西漢晚期的四八號墓，出土老叟博戲俑、男侍俑、銅飾木輅車馬、木羊羣、木卧狗、木猴等明器，刀法酣暢明快，造型刪繁就簡，營造了西漢晚期河西地區小官吏或莊園主生活優裕、六畜興旺的景象。

四 華麗新穎的青銅雕塑

西漢時期的銅俑，善於刻畫特定人物的表情和動態。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嶺南地區西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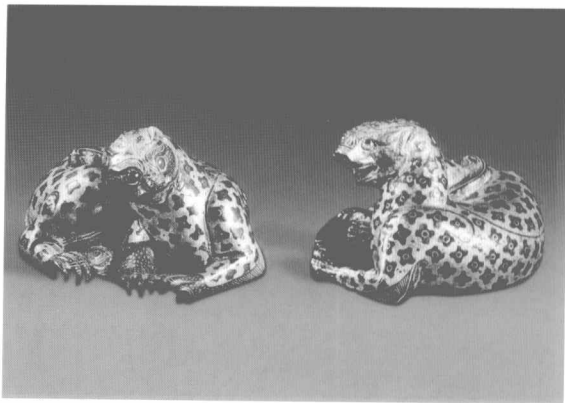
圖九 江蘇盱眙東陽西漢墓梓板浮雕泗水撈鼎圖



圖一〇 江蘇盱眙東陽西漢墓石板浮雕
雜技百戲圖

期的幾組銅俑。廣西貴縣是漢代鬱林郡治所在地，一九八〇年秋，貴縣風流嶺三一號西漢墓出土一件青銅跽坐俑，塑造了一位長鬚飄逸、戴冠着袍、肩披護甲、雙手握繩的老年馭手，儀態端肅，鑄工嚴謹。伴出的青銅大馬，高一五·五厘米，體形高大，肌肉豐滿，右前腿擡起，呈昂首嘶鳴狀，造型威武雄健，這是繼秦始皇陵出土銅車馬之後，西漢前期的一組優秀青銅雕塑，具有承前啓後的重要意義〔四七〕。廣西西林縣普歇糧站銅鼓墓，出土一件鑲金銅騎馬俑和一組青銅六博四人俑〔四八〕，體形略小於風流嶺銅俑，造型亦頗生動。這組青銅六博俑的輪廓很洗練，重點刻畫了博戲者的表情和手勢，把因六博勝負而引起的得意或沮喪神態，表現得惟妙惟肖。廣州麻鷹崗西漢初期『辛偃』墓，出土兩件鑲金銅女俑，高二四·五厘米，五官清秀，頭髮中分，頸後挽髻，身着交領廣袖長衣，整體作拱手跽坐狀，神態恬靜安詳，出色地塑造了地位卑微卻善良聰慧的侍女形象〔四九〕。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的一對鎮席銅豹，呈翹首伏臥姿，頸套鑲貝項圈及銅環，係用銅鑄外形、體內灌鉛法製成，高逾十一厘米，在漢代同類作品中體形最大，年代最早〔五〇〕。

西漢中期，利用人物與動物形象而創作的實用裝飾雕塑，有了長足的進展，錯金銀、鑲金、鑲嵌等技藝使用得更加廣泛，遂使青銅雕塑步入更加富麗堂皇的階段。一九六八年在河北滿城陵山，發掘了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的兩座大型崖洞墓。劉勝是西漢景帝劉啓之子，漢武帝劉徹的庶兄，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被封為中山王，死於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竇綰比劉勝晚死若干年，當不晚於太初年間（公元前一〇四年至前一年）。劉勝墓出土的錯金博山爐，是封建貴族用於居室熏香的生活用器，其爐蓋鑄成重巒疊嶂之形，山間綴以獵人和奔馳的野獸，爐體飾有錯金雲氣紋，烘染出僊山氣氛；爐柄透雕三條盤龍，其鑄工之精緻，雕飾之華麗，令人稱絕。劉勝墓出土之銅羊燈，也是造型優美、寓意吉祥的實用雕塑佳作，高一八·六厘米，點燈時，背部可以掀開支在羊頭上，當作燈盤，設計精巧合理。



圖一 河北滿城寶綰墓鎏金鑲嵌銅豹鎮



圖二 山西朔州出土、今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西漢彩繪銅雁魚燈

寶綰墓出土的鎏金長信宮燈，捧燈之宮女作跪地侍奉狀，眉宇間蘊藏着被奴役者的痛苦神情，很有性格特點；整器結構合理，既能調節照明角度，又能吸納煙塵，通體光彩熠熠，堪稱工藝裝飾雕塑的典範。此燈有『長信尚浴』『陽信家』等刻銘。有些研究者認為『長信』當指劉勝祖母竇太后所居之長信宮，此燈可能是竇太后賜給寶綰的^{〔五二〕}。對『陽信家』的理解也有過分歧，一種意見認為陽信家可能是宮燈舊主陽信夷侯劉揭家^{〔五三〕}，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陽信家當為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家，長信宮燈是陽信長公主轉送給寶綰的^{〔五四〕}。寶綰墓還出土一組四件鎏金鑲嵌銅豹鎮（圖一一），亦用銅鑄外形、體內灌鉛法製成，比徐州獅子山楚王墓的銅豹鎮形體雖小一些（高僅三·五厘米），而華麗程度過之。

劉勝墓還出土一對盤腿而坐的銅俳優俑，高度不到八厘米，頭戴圓帽，頂露高髻，顴骨隆起，臉頰豐滿，張嘴露齒，袒胸露腹，手臂或上舉過肩，或下垂撫膝，表情滑稽生動，成功地刻畫了供封建貴族娛樂的俳優人形象。相似的銅俳優俑，在江西南昌東郊一四號西漢墓中亦出土過一組四件^{〔五四〕}，說明西漢中期中山國上層貴族流行的隨葬品也在豫章郡出現。

與長信宮燈之設計理念相同而造型相異的西漢燈具，還有山西朔州及陝西神木兩地出土的彩繪銅雁魚燈^{〔五五〕}、廣西合浦望牛嶺一號墓出土的銅鳳燈^{〔五六〕}。朔州出土的銅雁魚燈，彩繪保存完好，最足稱道（圖一二）。

能够與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夫婦墓青銅雕塑媲美的，是陝西興平漢武帝茂陵東側一座陪葬墓從葬坑出土的鎏金銅馬及鎏金銀竹節銅熏爐^{〔五七〕}。鎏金銅馬高六二厘米，呈昂首站立狀，雙耳劈竹形，筋骨勁健，剪鬚修尾，金光熠熠，神駿非凡，屬於漢武帝夢寐以求的大宛馬，代表西漢中期雕塑與冶鑄技藝達到新的高度，堪稱罕見的藝術珍品。鎏金銀竹節銅熏爐，通高五八厘米，由蓋、體、柄、座四部分構成，爐體與爐蓋形如博山，層巒疊嶂，異獸出沒，雲霧繚繞；爐體下面與竹節高柄下端，均有蟠龍承托，金勾銀勒，華貴異常。爐口及圈足外側，有『內者未央尚卧，金黃塗竹節熏爐一具』『四年內官造』或『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輸』等刻銘。